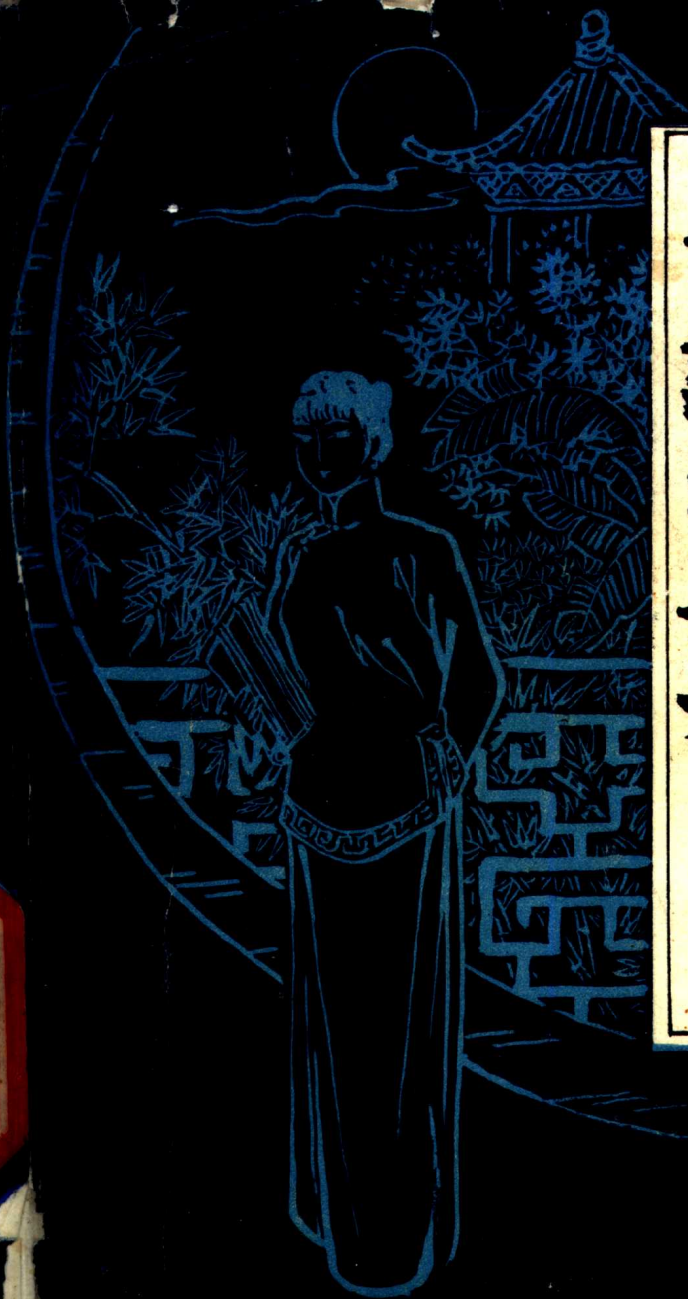


白話續聊齋



白话续聊斋

译著 王莉莉

中国文学出版社

插图：刘家峰

校订：史树青

责编：吴善祥

庄海泉

序言：苑省民

白话续聊斋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2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125字数：220千字

印数：20001—25000

1991年3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二次印刷

ISBN 7-5071-0102-9/1·96

定价：4.50元

序

明清时期的小说创作，可谓题材丰富，作品繁浩。特别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人人争相传诵，一时间掀起了阅读和研究聊斋的巨大热潮。由此又引出了许多人的不满足，进而涌出续聊斋的股股激流。本书辑录了目前难以见到的诸种续聊斋的珍本秘籍中景人之作三十五篇，其中有〔清〕闲斋氏，满洲人和邦额，号霁园主人所著《夜谈随录》中的《柴四》、《崔秀才》二篇，精选了王韬所著《绘图后聊斋志异》清光绪辛卯年本中《剑仙聂碧云》、《葛天民》、《李四娘》及描写英国女郎和中国书生热恋，经过千难万险，最后以身殉情的故事的《媚梨小传》和情节离奇、令人惊心动魄的《女侠》，叙述了一位身怀绝技的侠女，力斗水怪，探险取宝，为民除害，自己也险遭不测的故事，共五篇。还包括古吴浩歌子增订《续聊斋志异图咏》中《黄大成》等二十五篇。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有的描写了神仙世界，地府阴曹，有的讲述了鬼狐妖异，怪物精灵。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如《女南柯》说的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被召入龙宫水府，与依蒲国王的一段恋情，缠绵悱恻。最后女子以身殉国，不料却回到了人间。《潇湘公主》叙述某书生被衡山大帝招为女婿，与公主的美满姻缘，以及公主痛斥昏官，搭救无辜的故事。《狐嫁妾》则讲的是狐仙因家庭中的感情纠纷，让一个书生平白得到一个美妾的事情。《栖霞道者》描写了某道人胸中有千山万壑，奇峰峻岭，众友人畅

游一番之后，才明白这无边美景竟在道人腹中，从而讽刺了那些不学无术的浅薄之人。此外，还有《革囊僧》、《活财神》、《镜中姬》、《小珍珠》、《花异》、《火龙》、《娇娘子》、《古冢狐》等多篇。都是情节曲折动人而又寓意深刻的作品。本书借鬼神歌颂了光明和善良，揭露了人世间的黑暗和丑恶，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可读性。

译著者将文言译成白话文，文笔流畅，译文准确。如和原文对照着读，欣赏之外，确不失为学习古汉语的优美教材！字里行间折射着可贵的追求之光。

苑省民

目 录

序.....	苑省民
镜中姬.....	(1)
潇湘公主.....	(5)
洋 盗.....	(22)
火 龙.....	(25)
崔秀才.....	(28)
袅 袅.....	(43)
女南柯.....	(57)
黄大成.....	(74)
李四娘.....	(86)
祝天翁.....	(98)
花 异.....	(107)
薛 素.....	(110)
娇娘子.....	(118)
狐嫁妾.....	(125)
小珍珠.....	(133)
妙 兰.....	(141)
紫 玉.....	(149)
徐登桂.....	(158)
柴 四.....	(162)
栖霞道者.....	(169)
尸 变.....	(174)
活财神.....	(181)

與中人	(187)
革囊僧	(194)
姜千里	(197)
劍仙聂碧云	(215)
古冢狐	(227)
大同妓	(230)
媚梨小傳	(233)
葛天民	(245)
女 俠	(256)
學 仙	(268)
髯 仙	(274)
號國夫人	(281)
暢 生	(288)
后 記	

镜 中 姬

俞逊，字抑之，江苏淮安人，招赘给六合县瓜步镇的一个富户人家做女婿。他的妻子沈氏，姿容美丽，又很会修饰打扮，很有超过当时的一代女性、压倒群芳的想法。自从嫁给俞逊，夫妻间的感情和谐美好，形影相随，从不分离。那些家里不和睦的亲戚，都很称赞羡慕她。

俞逊的岳父家，非常富有，收藏着旧时的一枚古镜，据说是唐宋时期的遗物，从来不轻易拿出来给人看。俞逊想看看这件稀罕的宝贝，曾向妻子索要。要求了几次，都没有见到，心里很生气。

有一天夜里，盗贼忽然潜入了俞逊岳父的家里，偷去的东西不太多，可是古镜却同时没有了。家里的人都很奇怪：难道偷东西的贼也知道古镜是宝贝吗？

过了十天，俞逊从集市上经过，看见一个卖镜子的老翁，手里拿着一只镜子。镜子的造型很古老，不象当今所铸出来的。俞逊便问镜子的价钱，售镜人说只要两串钱，俞逊遂买了镜子回到家中。他拿着镜子进入室内，见妻子沈氏正对镜梳妆，于是，对她开玩笑说：“你家的一枚破铜镜，都当成稀世珍宝，不让人稍微照一照，现在市上有卖的，才值一百个铜钱，连问的人都没有，我买下，藏在袖中带回来了。”原来，俞逊没有见过这只古镜，才这样欺哄地说说罢了。沈氏一见，立即惊讶道：“正是我家的古镜！夫君你是怎么得

到的？”俞逊也惊讶不已，才把买镜子的经过如实地告诉了妻子。沈氏拿着镜子一照，忽然惊吓地对着镜子大声责骂：

“你是什么人？”镜子也声音响亮地问：“你是什么人？”随后又慢慢地说：“我做郎君的妾，当然愧对夫人，不这样，爱争风吃醋的夫人岂能容我。”说到这里，沈氏忽然扔了镜子跌倒在地，说：“吓死我了！”镜子也说：“摔死我了！”俞逊大吃一惊，取过镜子来看。只见，镜子里站立着一个美人，细长的双眉，丰满的脸颊，容颜姣好，艳丽异常。妻子和她一比，那就不仅是相差一点半点了，因此，就追问她的来历。

镜中美人说：“我是五代时朱全忠宠爱的美人，后来，全忠被后唐所灭亡，我也死于乱军之中。以后遇到仙师，用我的血来铸这面镜子，我的灵魂就附在镜子上，到现在已经几百年了。我知道郎君你格调高雅，愿尽做妾的礼数。”俞逊忙说：“不要这样，这不是祸事么。”镜中美人说：“不敢给你带来祸灾。只是供郎君把玩，并且不会与夫人争夺枕席之欢，不必多顾虑。”

俞逊听了非常高兴，便问她擅长些什么，美人说：“少年时学会了歌唱。”于是，俞逊把镜子立在床的一侧，夫妻二人并肩坐在一起欣赏，美人的歌声娇美甜细而悠扬，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美，而且唱的曲子也工整雅致，卓尔不群，俞逊夫妇非常高兴。不一会儿，镜中美人自己解开衣服，露出洁白如玉的肌肤，裸体而跳起舞来。只见她弯腰曲腕，娇媚的身体呈现无遗。看着这柔美的体态，俞逊夫妇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竟然放下帐子欢好作爱，也顾不上镜子了。从此以后，成了习惯，几乎天天如此，不到几天，俞

逊就病得很危险了。岳父知道了这件事，急忙要过古镜，大声责骂女儿说：“从前，不让小辈们看见，正因为镜中有妖异，曾经让许多人遭到祸害。我因为它是祖上传下来的，不忍心打碎它，怎么能天天照它，抚摩它呀！”随后就把镜子放进了铁柜中，加封上锁。又请医生给俞逊治病，半年的时间病才痊愈。后来，俞逊的岳父去世了，镜子的下落也就没有人知道了。

〔原文〕

俞逊，字抑之，淮上人也，赘于瓜步巨家。妻沈氏，美容姿，善涂泽，颇有独擅一代之想。自赘俞，琴瑟綦调，从无脱辐事，姻娅中家室失宜者多称羨之。岳家故甚富，旧藏一古镜，云是唐宋时物，不轻以示人。俞欲见焉，索之妻，数数不能得，心恒慊然。一夜有盗入岳家，所窃无多，而此镜并失，家人以为异，意窃偷儿知其为宝者。浹旬俞行于市上，见货镜老翁持一鉴，体制绝古，不似近今所铸，询其值：只二缗，遂易之以归。携入室中，妻对镜整妆，乃戏以投之曰：“若家一废铜，视为希世珍，不令人稍照容鬓，今鬻于市，价止百钱，无有过而问者，予袖之来矣！”盖俞故未曾睹此镜，乃给之云耳。沈一见即惊曰：“是吾镜也！君果何由得之？”俞亦愕然，始以实告。沈持镜自照，忽大骇，叱曰：“若何人？”镜亦朗然曰：“若何人？”徐曰：“予为郎君姬，宜忝正室，不然，醋娘子詎能容！”言訖，沈忽掷镜自仆曰：“吓杀予！”镜亦曰：“扑杀予矣！”俞大惊，取视之，镜中立一美人，修眉广颐，艳丽独绝，以视妻不啻径庭之别。因诘其由，镜曰：“予五代时朱全忠宠姬

也，全忠为后唐所灭，予遂歿于乱军。后遇仙师，以予血铸镜，魂乃附焉，今又数百年矣。闻郎君古雅，愿各妾媵之数。”俞曰：“毋乃为祸乎？”镜曰：“不敢为祸，只以供君把玩，且不与人争枕席欢，无须多虑。”俞乃喜叩其所能，曰：“少习歌。”于是立镜于榻侧，夫妇并坐听之，其声娇细，而簌簌可动梁尘；且其曲亦工雅不群，遂相对乐甚。已而镜中之影自解其衣，体洁白如莹玉，裸而后舞，折腰曲腕，献媚呈身。睹此旖旎之态，夫妇皆情不能禁，竟下帷欢好，置此镜于弗顾矣。自此习以为常，不数日而俞病势危殆。岳知之，亟索此镜，叱女曰：“曩者不与儿辈见，正为此中有妖异，祸人者屡矣。予以祖遗不忍碎之，岂堪朝夕摩弄耶！”因置之铁篋中，加絨封焉。延医视俞，半岁始痊。后岳卒，竟失镜之所在。

异史氏曰：“此镜可与画屏美人并传，殆妖物也。然助他人之欢，不逞一己之欲，竟以此见讥，繄独何哉？且安知非阴附闺躯，故夫婿不禁其荡耶？若无镜在，奚为燕婉之好，未至十日而失形，传物者必深知之。”

外史氏曰：“妒风传染，甚至一举一动，含酸生隙，大费调停。而考其滥觞，总起于耽耽薰砧风味耳。闺阁智囊者，每多方矫意，作倣不淫。粉饰丑态，其谁欺哉？若此镜中美，空花现影，妙舞惊鸿，枕席非甘，与人无竞，则沈氏不待食鸩鵒肉，自当啧啧然许为我见犹怜也。殊不知双双下帷，置镜不顾之时，早已输为彼妖药笼物矣。”

潇湘公主

南阳有个名叫侯鼎的书生，字仲鼎，是个潇洒倜傥的年轻人。他和同乡的书生邵生交情很深，邵生家里贫苦，只有仲鼎了解他的为人，俩人就象春秋时代的管仲和鲍叔牙一样地成为知己之交。他们二人学文没有什么成就，就一起进入县里的武学堂，学习武功，这都是靠仲鼎的力量所办成的。仲鼎有个舅舅，在湖北襄阳任地方官，因衙门里缺少个管事的人，就用急信召仲鼎来担任此职。仲鼎要去，又顾虑邵生没钱过日子，就给他五十贯钱，嘱咐道：“用这点钱作为弓马费，你努力地习武吧，明年我回来，我们一同赴武考场应试，争取一举夺魁！”邵生流着眼泪为仲鼎送行，满面凄惨之色，好像受不了这离别的忧伤的样子。仲鼎心中也很伤感，就这样凄凄惨惨地启程了，一路上老惦记着邵生。

仲鼎到了舅舅的衙署，一切公务象一团乱丝似的没有头绪，他用了半年的时间，才一一处理清楚，把事情安排就绪。因为心理总惦记着邵生，又想参加武举考试，就一再请求回河南老家。舅舅不得已，才同意他回去。仲鼎素来不把钱财看得很重，谢绝了舅父送给他的财物和馈赠，仍像来时那样，身边只有一名书童和一柄长剑相伴随，别无他物，不像一般有钱人那种囊中丰盈的样子。

仲鼎乘坐的小船行驶在淮河之上。有一天，因避风停泊在一处小港湾中。当晚，皓月当空，银色的月光洒落河面，

一河秋水充满清冷的气象。仲鼎正倚着篷窗欣赏河上夜景，恰巧有一只大船逆水向南驶来，船行缓慢。船上正在大开夜宴，隔船飘来箫管的乐声及柔美回荡的歌声，仲鼎以为是瓜州一带大姓巨富之家，所以也不太注意。过了一会儿，大船已驶到他的船前了，忽然听到船舱中有人大声说道：“月色这么美，何必还要走呢？就停泊在这儿吧！”话音未落，立刻就响起雷鸣般地答应声，船便停住了。仲鼎听那说话的声音，极象是邵生。仲鼎心想：这大概是由于老惦记着邵生，偶有感触，便引起思念的缘故吧！

又过了一会儿，歌声和乐声一下都停止了，船头的人全都肃然而退，有个人先把舱面打扫干净，然后说道：“尊敬的主人和驸马出来观赏江景，全都回避呵！”船上顿时鸦雀无声。稍过一会儿，一股浓郁的馨香，隔船飘了过来，直扑入人的脑髓。随即就见几对红纱灯笼从舱中出来，看上去，就像天际排列有序的星星。在红灯的簇拥下，有位身着紫色衣袍的贵人，头戴乌纱巾，腰系犀角装饰的玉带，样子极像古代的王侯。他身边有位芳龄二八的娇艳美人，身着宫装，就像图画中的仙姬一样，面含宝光，相形之下星月都黯然失色，美丽无比。被十几个身穿绣锦的侍女簇拥着。船头上设有坐榻，上面铺着厚厚的锦垫。贵人与妙龄女郎并肩坐在小榻上，欣赏浩渺的淮河景致。

仲鼎远远地看了很久，知道他们绝非人类，而是鬼神。再仔细看去，发现那紫衣贵人的容貌举止，竟极象邵生，不禁大吃一惊说：“难道我兄弟他死了吗？”于是更加注意观察了。

过了一会儿，那美人凝神看来，一眼瞥见了侯仲鼎的

船，吃惊地说：“俗尘中的人在这里，为什么不早说！让人偷看了宫中的礼仪，你们都有罪！”说着生气地和那紫衣人一起进入船舱。片刻，有人从舱里出来，厉声问道：“何人停泊在此？”船家代为回答道：“是南阳侯相公，回家乡，暂停在这儿。”那人吃惊地说：“原来是我家都尉的乡亲呀！”当即回船禀报。一会儿，又出来两个太监似的人，询问他的家乡和门第，仲鼎隔船告诉了他们。那紫衣人忽然走到船头大声呼唤道：“大哥怎么今天才回来呀？没想到在这里遇到小弟吧！”仲鼎仔细打量，果然是邵生，就更加惊愕了。

邵生请仲鼎到大船上，仲鼎答应了。刚一入舱，只见那奇光异彩的陈设使人眼花缭乱，阵阵沁人的芳香迎面袭来。窗前摆设着用孔雀羽毛编织的屏风，座上铺设绣满芙蓉花的褥垫，极尽人间的华贵富丽。仲鼎还没来得及询问，邵生就一挥手，只听鼓乐喧天，笛箫齐奏，琴笙和鸣，满船乐声大作，就是想说话，也听不见了。邵生铺好垫子，在仲鼎面前一再跪拜。刚行完礼，只听一声清脆的玉磬声音，所有的乐奏顿时停寂下来。仲鼎也看不见乐师们在什么地方。乐曲终了，仲鼎才能够详细地询问其中的原因。

邵生却微笑着并不回答，只命大摆宴席招待仲鼎，说：“先尽情地欢乐一个晚上吧，不要提以前的往事，使老朋友悲愤忧愁呀。”仲鼎越发怀疑，因此再次询问。可是没过一会儿，就摆设了席面，侍者献上了山珍海味，盘盏错列，美味佳肴依次摆在酒席宴上。邵生端起酒杯，祝愿仲鼎健康长寿。此时又奏起乐曲，声音更加嘹亮悠扬，于是相互就坐。盘碗之中的珍馐，很多都叫不上名儿来。上来斟酒的都是官

中的太监，仲鼎更加不安了。邵生又说：“兄长不是外人，可以让宫女们来。”话音刚落，外面乐声全都停止，只见珠帘微微一动，早有十几个丽人，都是天姿国色，弹奏起大阮、古筝，敲奏起金钟、玉磬，各自把拿手的绝技献于酒席宴前。随后又唱起仙曲，歌喉甜润，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众美女又跳起霓裳之舞，真有翩若惊鸿之感。在此饮酒可谓其乐融融。这时，仲鼎乘机向邵生说：“真是妙极了！看到这里就够了，我还有话对你说，请雅乐停止吧。”邵生用白色扇子一挥，所有的音乐都戛然而止。仲鼎于是催促他坐下，问起了原委。邵生笑着说：“兄长想听这些事，应当满饮三大杯，兄弟我再与哥哥作竟夜长谈。”说完，就敬来一杯酒，仲鼎慷慨地一饮而尽，一连喝完三大杯，说：“杯中酒已干，可以说给我听听吗？”邵生才叫左右侍者全都退下，只留下两个小丫鬟捧杯斟酒。

这时邵生已与仲鼎同坐一席，喝干杯中的酒，才开始述说道：“小弟和兄长分别以后，就暗下决心学好剑术攻读诗书，和哥哥一起功成名就，因讨厌城市的嘈杂喧嚣，就迁移到表兄的别墅居住。那里有许多竹林和树木，而且有面积很大的园圃可培育草木花果。于是用兄长赠我的一半钱，建造两间精致的房子住下了。白天就在园中骑马练剑，晚上就反复地潜心琢磨诗书中的道理，这真是我辈养性修身的好地方呵。

“今年春天阴历十五的晚上，月色半明半暗，云霓笼罩天空。我正在独坐，准备灯下读书。忽听窗外有人小声说：‘贵人睡了吗？’听声音像是妇人，开门一看，见是几个身穿紫罗衫的宫中太监，对我说：‘大王和王后要把公主下嫁给

你，我们奉命，特来扫除。’我吃惊地问：‘大王是什么人？素昧平生，为什么能看中我，以公主的终身相托呢？’来人回答说：‘是衡山大帝，贵人怎么不知道呢？’小弟以一凡夫俗子而作神仙的女婿，说来很不吉利，因此坚决谢绝。太监竟然不听，推开门走了进来，收拾得焕然一新，然后才离去。我走进屋里一瞧，书籍、弓箭和宝剑都不知去向了，只有绣锦的幔帐低垂，雕花的小桌罗列室中。今天船舱里所摆设的，大都是我家的旧物。一向觉得我所居住的地方低矮狭小，一旦摆上这些东西，反而觉得房间宽大了，并且也不知道从哪里运进来的，即至今日，小弟我仍然不得其解。是福是祸还很难说，只好静静地等待着降临罢了。

“又过了个把时辰，宫中太监们带着毡子口袋来了，拿出了如今我穿的这身衣服，给我穿戴起来。又过了一个时辰，她们又带来了四个小丫鬟，都穿着五彩宫衣，拿着金莲花形状的烛火，环顾室内相互说道：‘可喜的是他没有武人的粗俗之气，还可以配得上凤台上的公主。’说完，全都含笑退去。此时又有一个太监急忙进来，气喘吁吁地禀报说：‘请整理衣冠，公主来了。’”邵生说到这儿，又把小丫鬟打发走，才低声告诉说：“闺房私事，本不应当说与外人听，可是兄长是深知我的人，因此不忍心隐瞒不说。”于是接着说道：“公主快到了，我远远看她，年龄只有十四五岁，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真是天上的仙女呵。跟随着不少丫鬟，为她驾着车辇，打着翠盖伞，威仪隆重华贵。公主刚下车，宫中太监就让我以臣下之礼迎接拜见，小弟面露难色，公主身边的一个小丫鬟急忙摇着纤细的玉腕制止说：‘大王又有命令，驸马是人间帝皇的臣下，即使觐见大王也只行宾主之

礼，何况已与公主结为夫妻了呀！’我才免去君臣之礼，以对等的夫妻之礼相见。小丫鬟们簇拥着公主进入室中，我才与公主对面坐下。仔细近看，只见公主花颜玉貌，端庄美丽，此时面含羞涩，低头不语。正巧几案上有没来得及收起来的纸笔，公主淡淡地看了一眼，小丫鬟立刻进言道：‘公主想和驸马争夺文坛的魁首吗？恐怕他一个习武的人，只善于舞枪弄棒，未必精通此道。’公主听后微笑了起来。小弟听了此话心中不悦，立即起身提笔，一挥而就，写下一首绝句：

倚天长剑吐虹霓，
一啸何难退鼓鼙。
翻笑终军无气概，
仅能弱冠脱鸡栖。

“这是小弟抒发自己志向之作，公主看后，似乎觉得好笑，并且和丫鬟耳语了几句。丫鬟才告诉我说：‘公主说诗是好诗，为何火气甚重而又缺少佳句呢！’我听了很惭愧，因此让丫鬟请公主作一首。公主并不推辞，立即提笔写了一首。我捧诗读来，见是和我的原韵，诗曰：

何事王姬驾彩霓，
丈夫犹自志征鼙。
封侯无骨君须鉴，
且掷长缨入凤栖。

“小弟反复吟诵玩味，越发心悦诚服。正在吟诗唱和之际，小丫鬟用红色丝帕拂拭几案，让我与公主并肩而坐，这时侍从们从外面端进珍馐美饌，都还热气腾腾，像是刚出锅的。小丫鬟把一对犀角小杯系上一根红线，就像饮合欢酒那